

◎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  
胡正群◎主编·周清霖◎策划

# 玉钩斜

明宪宗昏庸无道，宠信万妃、阉竖、佞臣，迷信妖言，杀戮忠臣，国势日危。本书以宪宗成化末期宫廷内外围绕废、立东宫太子而展开的一场斗争为主线，以追查传国之宝「玉钩斜」案件为主要情节，描写了正义和邪恶双方斗智斗勇、生死相搏的动人故事。大侠公孙元波、「大悲庄」二庄主庞公度等人物形象令人难忘。

司  
马  
翎



I24.8  
347-C2

◎ 学林出版社

〔台湾〕司马翎

# 玉钩斜

下册

(沪)新登字113号

责任编辑：周清霖

封面设计：陶雪华

玉 钩 斜

司马翎 著

学林出版社出版

上海文庙路120号

经书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187×1092 1/32 印张30.625 插页4 字数662,000

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→20,000册

ISBN7-80510-966-4/I·347

定价(上、下) 平23.00元  
精38.00元

# 目 录

## 上 集

- |    |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|-----|
| 一  | 死里逃生 | 1   |
| 二  | 身落敌手 | 37  |
| 三  | 舟中较量 | 74  |
| 四  | 寺内斗智 | 111 |
| 五  | 酒肆波折 | 146 |
| 六  | 追踪觅影 | 181 |
| 七  | 陷入困境 | 215 |
| 八  | 履险如夷 | 248 |
| 九  | 绝处逢生 | 282 |
| 十  | 冲出重围 | 317 |
| 十一 | 小巷遇险 | 353 |
| 十二 | 中计被擒 | 388 |
| 十三 | 化敌为友 | 422 |
| 十四 | 巧计脱险 | 454 |

## 2 目 录

### 下 集

十 五	陷身镖局	487
十 六	玉钩斜之秘	522
十 七	男扮女装	557
十 八	再落敌手	593
十 九	奇遇拜师	627
二 十	定计扭危	666
二十一	荒漠激战	709
二十二	铁骑覆没	748
二十三	修炼神功	783
二十四	力败魔头	818
二十五	镖局访旧	857
二十六	殊死拼斗	898
二十七	任重道远	923
〔附录〕	司马翎武侠小说出版年表	956

## 十五 陷身镖局

公孙元波一面说，一面观察对方神色，认为赖自忠虽然尚未全信自己的话，但至少也不是完全不信，这才接下去道：“到了黄幡前面，你只要弯腰伸手拔起那支黄幡，便大功告成，毁去了这一道封锁。其时你尽管安然而去，我绝不留难于你。”

赖自忠道：“假使兄弟不听公孙大侠之言去做，便又如何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那很简单，我先点了你的死穴，让你还有顷刻寿元，以便看我闯过此关。”

赖自忠沉吟一下，才道：“看来万一在下纵是想不接受，也是不行的了，对不对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我本该一刀杀死了你，但恰恰逢上这等情况，所以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老实说你进行冲破这七情幡封锁时，危险之极，动辄有丧生之虞。假如你相信我的话，那就不妨一试，至少你还有一个挣扎图存的机会。我若是你，一定毫不迟

疑地接受。”

他的声音态度，自有一种真诚可信的味道，连赖自忠那么老练多疑的人，居然也感到不能不信。

赖自忠道：“好，赖某试试看。只不知公孙大侠希望赖某过得此关呢，抑是有别的想法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我衷诚希望你能闯过这道封锁。”他停歇一下，又补充道：“因为如果你冲不过，我便要亲自出马，冒与你同样的一次险，所以我岂有不愿你过得此关之理？”

赖自忠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便请公孙大侠将破法倾囊传授。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事实上已完全告诉你了，不过我有两点忠告，希望赖兄重视。”

赖自忠慎重地问道：“是哪两点忠告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第一，在你跨入法术力量范围内之时，我才出手解开你穴道，而此时你已触动了禁制，邪法发动。如果你企图转身逃脱，或想回头与我一拼，此念一生，你又得像早先一般，空自筋疲力竭而死，其实却是与幻象相搏。如果是逃生，则在垂死之时才发现你还在原地，未移寸步。”

赖自忠心头一震，问道：“请问第二点是什么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第二点是你一开始行动就得收摄心神，无论什么幻象都不可理会。在诸般幻象之中，最厉害的是将会出现你平生最怕或最爱的景象，使你心神迷乱，忘了继续举步前进。”

赖自忠乃是名家之流，当然一点便透，故此不须多问别的细节，只有一个疑问，提出来道：“当我举步前行之时，焉知不是幻象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不错，自有可能是幻象，但如果你脚下真的

移步，没有东西会阻碍你，因为这是循正途击破这七情藩邪力的唯一方法。”

赖自忠豁然贯通，道：“换言之，阻碍我前进的，只有我自己这颗心，对不对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赖自忠决然道：“好，开始罢！”

公孙元波让他对正黄色的小藩，叫他瞧清楚了，才轻轻一推他。赖自忠应手跨前两步，但觉脉穴忽通，血气流畅，显然已恢复了功力。

他大步向前行去，转眼间已走了六步之多。公孙元波双眉一皱，忖道：“这七情藩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他念头方转动间，忽见赖自忠身形停滞，一只脚已跨了出去，突然停在半空，大有缩回之势。

公孙元波以传声之法，将情况先告诉祝海棠。只听她的声音细如蚊叫，传入耳中，说道：“你若是看得见他的表情，就知道他正陷于什么境况之中了。照我猜测，他必是碰上了可恋之物，舍不得前进。如果是遇上可惧的景象，那么他姿势中必定会现出抗拒或逃跑的迹象。”

她的声音刚歇，忽见赖自忠才踏前一步，但接着他就停顿不前，双脚久久没有提起来的迹象。

公孙元波耳边又听到祝海棠的声音，道：“他停止了这么久，大概已经失败啦！”

公孙元波忍不住抖丹田喝了一声，在黑夜之中，声音远远传出去，惊醒了不知多少人家，可是相距只有数步的赖自忠却宛如不闻。

公孙元波提起缅刀，凛然瞋目，正要冲去，忽见一条人影



走向赖自忠。他定睛一看，这条人影却是个黑衣妇人，长发披垂，面孔虽看不见，但形状可怕得很。

这个黑衣妇人停步在赖自忠身边，却没向他怎样，反而缓缓转身，面向公孙元波。

现在公孙元波已瞧出这个黑衣妇人，在披垂的长发中，有一张苍白异常的面孔，隐约瞧得出相当秀丽，不过年纪最少也有三十来岁了。

她的目光在公孙元波身上转动一下，道：“你就是公孙元波么？”

公孙元波应道：“不错，你是谁？”

他不猜测这个黑衣妇人是祝神娘之故有二：一是祝海棠没有说她会出现；二是她的口音温和，一如常人，不像早先所听到的那个祝神娘和薛大人说话时的口音。

但那黑衣妇人却道：“我姓祝名叫芸芸。”

公孙元波何等机警，虽然感到意外，却不称她为祝神娘。因为他和祝海棠在一起之事，对方知道与否尚不可知，所以不宜多言。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祝姑娘，只不知你忽然出现，是不是打算加害赖自忠？”

祝芸芸道：“他已经死了。你如不信，我把他推倒在地上给你瞧瞧如何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等一等，我怎知你是不是在推他之时，暗暗下手加害了赖自忠？”

祝芸芸道：“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，或者你自己过来瞧瞧也好。”

公孙元波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祝姑娘这等邪法，对别人也许有用，但我公孙元波以身许国，生死早已置诸度外，根本不信你

“这等装神弄鬼的手段能够奈何得了义烈之士！”

祝芸芸的头部摇摆一下，散垂下来的长发都给甩到肩后，于是露出了整个面庞。

只见这三尸教教主，看来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而已，十分年轻，五官秀丽，面色略嫌苍白一点，轮廓与祝海棠相当肖似。

她唯一使人感到有生气的，便是那对眼睛。这时她注视着公孙元波道：“你虽是义烈之士，不信邪异之事，但现在情况转变，你心中已有了痕迹，不似从前湛明空净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指点赖自忠如何方能击破我的七情幡之时，你已种下信因了。”

她说来极为有理，并非虚言恫吓，正因如此，说服的力量更为强大。

公孙元波皱皱眉头，道：“我感到你好像有一个阴谋。”

祝芸芸道：“阴谋？不，这只是手段之一。我早就得知海棠跟了你。当时我暗察之下，你的气质果然与世俗不同，甚至和其他忠烈之士也不一样。你的确具有强大无伦的反击力量，所以我不敢贸然现身。”

公孙元波一听，怒从心起，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现在已有把握了，是也不是？”

祝芸芸道：“不是把握，而是我恢复了勇气。”

她的话说得十分巧妙，避重就轻，登时使公孙元波的怒气消解了大半。

祝芸芸又道：“你心灵中已有了七情幡威力的印象，永远也磨灭不了，所以我才敢现身。你如不信，不妨举步行来，瞧瞧我的法宝和阵法对你可会发生影响？”

公孙元波仰天朗声大笑，道：“你纵是舌粲莲花，也休想摇

撼我公孙元波的心志。你小心点，我来啦！”

他迈开大步挺刀行去，气势如虹，声威凛凛。

祝神娘含着冷笑，望着这个俊逸而又壮烈慑人的青年。她的冷笑忽然变成惊疑，原来当公孙元波行入距七情幡十步之内时，她的法力显然未能稍稍阻滞于他，反而感到一股强大森厉的刀气迎面冲到。

公孙元波霎时已逼到祝神娘面前。当此之时，他专心一志只要杀死这个女巫，为的是好使她永远不能再用邪法害人。除了这个意念，还有就是他压根儿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祸福，心志之坚强冷静，难以形容。

祝神娘退开六七步，快逾鬼魅，公孙元波的镰刀根本没碰着她，然而当她停定身子之时，却吐了一口鲜血。

公孙元波继续冲去，一下子就越过那七情幡所布的防线，又逼近了祝神娘。他眼中瞧得真切，隐隐感到祝芸芸似是没有什么招架之力，正想趁机杀去，但耳中忽然听到祝海棠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公孙先生，请挥刀砍断当中那支黄幡，我便可以过去。”

公孙元波一听，去势陡然中止。

祝海棠的声音又道：“黄幡一折，她便受伤不轻。”

这时黄幡乃是在他身后，公孙元波更不迟疑，当即挥手一刀。精芒过处，那支黄幡断折为二。

祝神娘惨叫一声，转身奔去。但见她一下子就隐没在黑暗中，失去踪影。

公孙元波不能不信祝海棠之言不假，因为祝神娘那种狼狽之状，万万假装不来，但他心底仍然有一丝后悔，忖道：“我早先还是应该一往直前，尽力诛杀那个女巫才对。现在听从祝海棠之言，砍断黄幡，此举虽然好像有效，可是就等如承认

她的邪法的存在了。”

这种想法虽是很玄，但他以壮烈忠义之气压倒敌人，亦不免近玄，可见这等道理确在现实中存在。

祝海棠突然在他身边出现，道：“快走，她马上又要来啦！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她还不怕么？”

祝海棠道：“不是不怕，但她对付我仍是绰有余裕。”

公孙元波听了这话，心中泛起矛盾之感，忖道：“她已是第二次说到她过不了祝神娘那一关，而她本身又是生命之火将灭。假如她真的快要死了，何须对性命看得如此紧张？”但他口中却没有说出来，只道：“好，我们走，只不知要躲到什么所在，才可以避过你母亲？”

祝海棠道：“有两个方法，一是迅即奔出百里之外，使她查不出我们的位置；另一个方法是托庇在佛门中。”

公孙元波忽又觉得她之言可信，想道：“莫非她一直集中注意力在她母亲身上，以致忘了生命之火将灭之事？”他一手拉着这个纤长玉手的女孩子，举步奔去，道：“若是托庇佛门，有个地方可以一试。”

他们这回走得很快，不久，来到一座小庵门外。

祝海棠还未看清楚，便喜道：“这儿最好，她一定不敢侵入。”

公孙元波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你如何便知道？”

祝海棠道：“我感觉到这儿有一种特别宁恬的气氛，这是我们门中之人最畏惧的气氛。当然，如果不施展法力的话，便不必畏惧了。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这慈云庵内驻锡着一位老尼，法号玉灵大师。你自己进去叩见她，把你的情况一一说出，她定然肯收留

于你。”

祝海棠讶道：“你呢？你不进去么？要到何处去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不久就要天亮了，我等天色亮了才入庵会晤。但如果有敌人追到，我便设法诱开，那就等过一两天才与你联络。”

祝海棠轻轻道：“你非这样做不可么？我意思说你一定要过飘泊生涯么？何不找一个清静的地方……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国家多难之秋，我辈中人对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，目前实在谈不到安居。”

祝海棠垂头道：“是，我明白，我说错啦！”

公孙元波意殊不忍，但目下危机四伏，不便多言耽误时间，便道：“你进去吧！但请记住，务必等我回来会面。”

祝海棠点点头，眼中现出如痴如醉的神色，望着这个相貌英俊性情义烈的青年。她心里虽然有着凄怨的离情别绪，却同时又充满了一种幸福满足之感。原来她本以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获得爱情，更正确地说，便是她自以为这一辈子都不会爱上任何男人，这是由于她的出身门户中的多种禁忌使然。可是公孙元波的出现，宛如漆黑夜空中的彗星，时间虽短促，却有着强烈无比的光华划过了天际。

她顺从地走入庵内，原来庵门没有闭上，所以她一推即开，进去之后，随手把门掩上。

种满了各种花草的庭院，在黑暗中显得更为幽寂。她四下瞧了瞧，顺脚行去，到了第一进佛堂的台阶上，回头一看，那道关掩好的庵门，忽然好像一道分界线，把她与另一个世界给隔绝了。

她轻轻喟叹一声，转身行入佛堂，琉璃灯发出暗弱的光

线，使人有凄清遗世之感。

在佛前她悄然跪下，俯首默思。过了许久，她才抬起头来，叹了一口气，轻轻念道：“唉！铸尽平生错，飘零何处家？”

她语声方歇，突然听到一个慈祥而清亮的口音道：“小姑娘可常听人说过：无梦不随水流去，有香只在此山中？”

祝海棠闻声望去，只见在她左侧不远处，一个老尼跌坐在蒲团上，也不知她何时进来的。

这位老尼面如满月，眉宇间闪耀出慈祥宁恬的神采，使人一望之下，便知她乃是有道的女尼。

祝海棠转过身子，跪在老尼面前，俯首道：“小女子曾作一诗自咏，诗是：‘浮生修短总虚花，幻迹拼归梦里家，试问窗前今月夜，照人还得几回斜？’还请玉灵大师指正。”

老女尼对于祝海棠竟然晓得自己道号之事毫不惊异，徐徐道：“这一首七绝衰飒殊甚，以你这等青春年华，不应如此。”

祝海棠黯然道：“小女子实在命在旦夕，大师没有注意而已。”

玉灵大师道：“你在佛力护持之下，不必徒自惊惶。唉！方今妖孽满京师，真是劫数！”

祝海棠讶异地抬头看她，问道：“大师也知道外面的情形么？”

玉灵大师颌首道：“我自然知道。你且安心在此住下，恰好本庵有几部经典各要恭录一册，你日中无事，便可抄经消遣。”

祝海棠恭容道：“小女子自当净心焚香，敬录宝典。”

她忽然感到心神安泰，好像已有了着落一般，早先那种‘飘零何处家’的凄凉之感，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唯一未能释怀的，只有公孙元波的安危而已。

这时在庵外的公孙元波，已经走到几条街以外。他不想在那慈云庵附近被敌人找到，以免给玉灵大师带去麻烦。

现在他反而向北行去，原来他打算趁天色未明以前，突然潜入薛秋谷府邸查探一下。这是出奇不意的奇兵，若是匿藏在薛府中，包管许许多多的敌人，都料不到他有这一着。

但他的计划无法实现，因为街角突然转出一道人影，身穿长袍，靴声橐橐，笔直迎了上来。

公孙元波停止脚步，望着此人。他不须询问，也能判断得出这个斯斯文文的人，正是冲着他而现身的。

果然那人走到距他只有五六步之远时，也停下来，上下打量他几眼，才道：“公孙大侠真有神鬼莫测神通，连薛大人劳师动众，四下搜捕，也捞不到你的影子。”

公孙元波一时真瞧不出此人的来历，心中纳闷，忖道：“他好像不是厂、卫中人，但亦不是我们同路之人，只不知他这一路人马上又是哪一个集团？”

只听那人又道：“敝上对公孙大侠实是心仪万分，特地派出在下等人，竭诚奉请侠驾前往一谈。”

公孙元波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假如我不前往呢？”

那人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公孙大侠如果随在下前往，一定可以暂时避过东厂及锦衣卫的耳目。如若不然，在下等不再替你掩饰行藏，只怕侠驾不易出得京师。”

公孙元波“哦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贵上是哪位？居然敢不把东厂和锦衣卫放在眼中？尊驾这话未免太玄了一点啦！”

那人徐徐道：“公孙大侠到时自知，目前何须多问？但敝上曾经吩咐过在下说，若是公孙大侠不愿前往相见，切不可勉强。”

公孙元波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贵上虽然不勉强，但尊驾想就此走开，却没有那么容易。”

他欺前两步，突然掣出缅刀，登时一股刀气涌出，侵肤刺骨，强烈之极。对面那个长袍人禁不住退了一步，面上微微失色，道：“公孙大侠功力绝世，难怪连薛大人麾下高手如云，也困不住您了。”

公孙元波严厉地道：“贵上是谁？尊驾说是不说？”

那人应道：“在下只能透露一点，那就是敝上乃是江湖上相当著名的一个大帮派的领袖，至于他的姓名和帮派底细，恕在下暂时不能奉告。”

公孙元波收起缅刀，道：“尊驾早点作此透露，兄弟就不必得罪啦！你贵姓啊？”

那人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下杜弘，在江湖上籍籍无名，但敝上的名头却是天下皆知。公孙大侠此行，定不后悔。”

他拱拱手，转身带路，只走了两丈许，便转入一条胡同内。公孙元波对这杜弘以及周遭的情况，不停地细加观察。

又走了十余步，杜弘突然回头瞧看，只见公孙元波已迫近身后，相距不及三尺，不觉面色一变。

公孙元波冷冷道：“杜兄若是稍有异动，莫怪兄弟的利刀无情。”

杜弘忙道：“公孙大侠为何突然出刀威胁在下？”

公孙元波的缅刀提高了一点，威胁之力更强，才道：“杜兄的武功造诣，显然已达高手之流，但处处装出稀松平常的样子，直到我消隐了步声，迅即矍然回头时，才露出了马脚。”

杜弘赔笑道：“就算在下正如公孙大使所料，没法隐藏起功力火候，但这也是人情之常，算不了什么罪状呀！”



公孙元波即道：“住口！这条胡同，已显示贵上不是什么帮派的首领了，你还骗我！”

杜弘惊疑四顾，问道：“这条胡同有何异处？怎见得已显示敝上不是某一帮派之主？”

公孙元波的刀尖已距对方胸口不及一尺，原来他在对答之时，不知为何已推出镰刀，杜弘居然不曾察觉。等到发现时，已经完全受制，当真无法逃得出他刀势笼罩的威力范围了。

他面色一沉，道：“这条胡同的地面乃是新近铺设的，然而当中却清晰留下无数蹄痕车辙，可见得乃是因为每日车马流水价不断所致，并非时日久远之故。我倒要问一问杜兄，假如贵上乃是某一帮派之主，他的居处岂有车马不绝之理？你可别忘了，此地乃是京师，任何帮派之主都不宜公开露面，更何况频繁无比的应酬。”

杜弘大有哑口无言之态，又由于他不敢动弹，故此看起来十分尴尬。

公孙元波又道：“贵上既然公开露面，又每日都有无数车马出入，可见得身份特殊，纵然不属厂、卫，一定也不是厂、卫嫉视之人。”

杜弘道：“公孙大侠猜测至此，不知有何打算？”

公孙元波晒道：“杜兄既敢为贵上作说客，诱我前往，自然早就把生死置于度外，又或者是决心以一死报答主恩。本人今夜就成全你的心愿。”

杜弘骇然道：“公孙大侠打算杀死我么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你猜对了。本人虽是心慈面软，但诛杀对头之时却辣手得很！”

他的镰刀一吐，尖锋抵住了杜弘的喉咙。